





孟子精義綱領

伊川曰孔子之後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聖人之道益尊　又曰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才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非子思孟軻則幾乎熄矣道

何嘗熄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言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而巳

明道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只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　又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伊川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又曰由孟子可以觀易　或問孟子還可爲聖人否先生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毋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字若

以夷惠爲聖之淸聖之和則可便以爲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爲聖人

明道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爲近有用力處　又曰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又曰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之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伊川曰顏孟之于聖人其知之淺深同只

是顔子尤溫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淵粹近

聖人氣象

明道曰顔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伊川曰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

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楊大醇

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

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

甚道　又曰退之晩年爲文所得甚多如

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

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橫渠曰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謝氏曰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舉足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班兩點遂將擎拳豎拂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而世人莫敢與

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又曰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强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强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着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撑住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

不説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又曰顏子充擴其學孟子能爲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才粹美

楊氏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横議儒墨異同之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才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于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

不知存亡之理恃强威弱挾衆暴寡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强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以爲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轘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

行不得遑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今其書具存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戸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

於諸君也然聖言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論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又曰昔人有爲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爲聖而孟子鄙之曰鴃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于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譽以爲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爲孔

氏徒者幸皆不顧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
不然何爲其亦紛紛譊譊也蓋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
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
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
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爲好辯况今去
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
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
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爲其徒

者又畏天下指爲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如此恐非聖賢之用心也　又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是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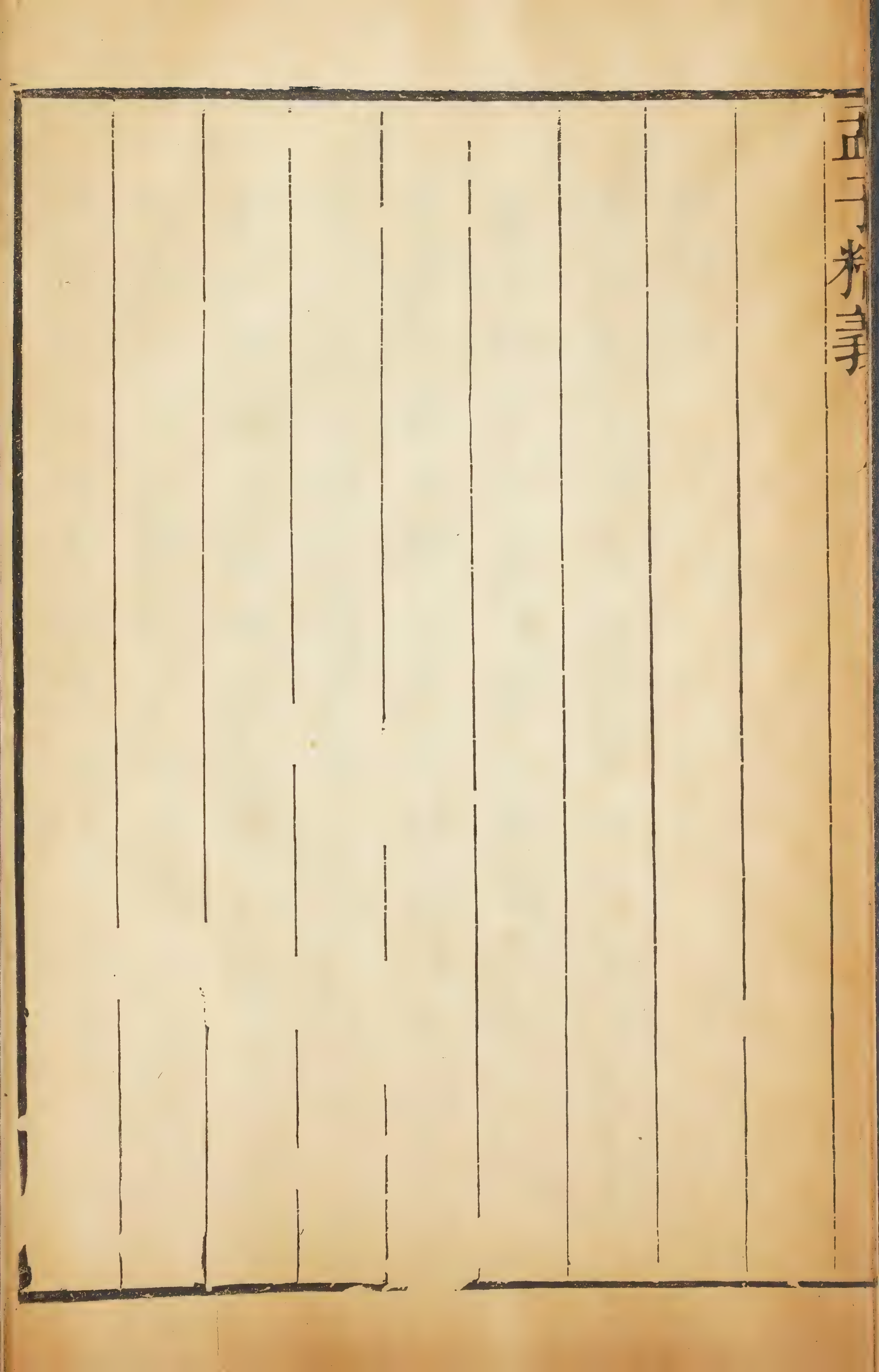
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説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

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也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又曰孟子之書世儒未嘗深考之故尊之者或過其實疑之者或損其眞非灼知聖賢之心未易以私意論也世之尊孟子者多失其傳非孟子過也而遂疑之亦過矣近見一書力詆孟子之非恐必有所

授難據以口舌爭也謂晁以道

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九經尤長于詩書非也趙岐未爲知孟子者焞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請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孟子精通於易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伊川云由孟子可以觀易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一

閩安溪李日煋省甫輯

甥德化鄧元重仲慈

壻晉江黃式讓允人

男　光墺廣卿

光型儀卿

仝較定正字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明道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又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齊語謂某處取某處遠近

伊川曰君子未嘗不欲利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爲心則有害在如上下交

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
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
又曰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
勿恒凶蓋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
巳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
之極則侵奪而致怨仇夫子曰放於利而
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誠哉是
言也大凡人之存心不可專利九以剛而
求益之極衆人之所共惡於是莫有益之

而或攻擊之矣故聖人戒之曰立心勿恒

乃凶之道也謂當速改也　伊川先生論

范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

儆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

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橫渠先生曰堯夫

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

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

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

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楊曰君子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使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尹曰梁惠王以利國爲言而孟子對以仁義者茍以利爲事則不奪不饜矣知仁而不遺其親知義而不後其君則爲利也博矣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彼以利而不知仁義其害豈有旣乎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横渠曰不賢者民將去之故不保其樂也

楊曰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又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爲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

非能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于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尹曰麋鹿魚鼈皆遂其性則與民偕樂也可知矣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告君之道當然其意深切矣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伊川曰古者百步爲畝百畝當今之四十

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
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
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問古者百畝
今四十一畝若以地土計之所收似不足
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
下計之則亦少有一家九人者只十六已
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
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救之義故亦
可足　又曰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

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旣庶旣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敎爲不可故敎之也

暢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宜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曰自不違農時而下至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爲政也故爲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

黎民不飢不寒此制民之產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政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爲政行先王之道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此之謂也

尹曰孟子所言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不知出于王道而欲民之多於鄰國又歸罪於

凶歲其不知本也甚矣反以孟子爲迂濶
而不見用哀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楊曰翟霖送伊川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椅勿背霖問曰豈不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耶伊川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者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君子無所

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則于人可知矣

若于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于

輕忽人

尹曰爲政之不善一至于此不能遵王道

故也惡在其爲民父母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章

尹曰古之聖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今惠

王據有大國而反敗辱焉不能施仁政而

遵王道故也仁者無敵豈力不足哉惑而

不爲焉耳

孟子見梁襄王章

尹曰戰國之際干戈相勝非救民於亂者也殺人而已矣欲天下之定于一可乎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明道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曲

遲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于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于霸者哉

伊川曰孔子之時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于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

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爲美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又曰古人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此特告齊王云爾聖人則不待推

楊曰齊宣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

樂乎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
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則桓文
事不足爲也已大匠不爲拙工改廢其繩
墨故曰無已則王乎　又曰管仲爲政于
齊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錄也然
學當爲王者事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
嬖奚與王良乘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
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管仲
之功曾西未必能爲之然管仲之功詭遇

也詭遇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曾西羞比管仲正類是與　又曰爲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孰禦焉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之產告之使民不飢不寒而後曰不王者未之有也　又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格其非不止就事論事如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百姓同樂論王

之好貨好勇好色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又曰孟子之道其要在心術如是心足以王矣此言極好心術明且正何所施而不可學者須是就心上做工夫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大則非其情以爲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

爲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爲是謂將順

又曰詳味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

又曰善推其所爲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則無待乎推矣　又曰中庸發明忠恕之理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爲者乃是參彼已爲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

尹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以其不

務本而求末故也觀此一章曲盡其理患
不能推而行之耳孟子務引其君於當道
志於仁者率此類也夫亦在乎爲之而已
矣

孟子精義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二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章

楊曰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樂者天地之和也而樂以和爲主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舉疾首蹙頞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于治

也故孟子告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尹曰王者之所以王者得民心而已推已之心以及民與民同樂則王天下也孰禦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章

尹曰文王之囿與齊宣王之囿一也不與民共之則是害民而已矣

齊宣王問曰交隣國有道乎章

伊川曰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子

曰唯仁者爲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
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强弱而事之故
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
呂曰畏天者以人畏天天人未合樂天者
天人已合天道在已
尹曰仁者之心至公也智者之心用謀也
以大事小則樂天而無不覆載以小事大
則狹隘而私于一國仁者之心知者之心
于此殊矣能法文武之用心則民惟恐君

之不好勇也若夫按劒疾視則其小勇陋
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楊曰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民
亦樂其樂樂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之固然也
又曰角為民徵為事巡所守述所職省
耕斂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
樂曰徵招角招也
尹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而心則未始

有異也孟子所以力陳其說使曉然易知其言可謂深切矣齊宣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伊川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楊曰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知知知之仁守

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
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是爲有疾故孟
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
無足爲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于人君
之邪心不可爲也然而孟子不以爲不可
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
于決溢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庶乎其通諸
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
而閑其邪心引之于當道也其自謂齊人

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前上合下便執得繼述闕

兩字牢更不可易予謂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眞箇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况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乘間謬爲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稱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事明之文王耕者

九一周公則更而爲徹文王關市譏而不
征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
舊逮周公七年制禮作樂昔者武王所由
之政安在聖人作處惟求一箇是底道理
若果是雖紂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
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所容心因時乘理
天下安利而已且如神考十九年閒艱難
勤苦制爲法度蓋欲以救時弊便百姓也
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

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便百姓也是
亦神考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
豐之迹不然則爲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
宗天下百有餘年海內安樂其法度豈不
皆善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亦知要是而
已謂之不孝可乎自唐宋至五代禍亂極
矣太祖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
變豈常人做得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
使之然耳若謂時使之然則神考之法豈

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神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于繼述而顧以爲不孝乎今之所患但自不敢以正論陳之于上恐有妨嫌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有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辯則勝他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

尹曰孟子之不欲毀明堂欲齊王之行王政也文王之政公劉之好貨太王之好色

皆指事而言可謂善引其君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章

尹曰友之失友道士師失其職齊宣王既明知其罪矣至於四境之不治則恥于自責此齊宣所以終不足與有爲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橫渠曰國君進賢如徇從人情不得已而進之則貪妄者日益進于上廉恥之人反屈于疏賤矣

呂曰世臣如畢公弼亮四世之類

楊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之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巳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

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言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尹曰世臣則累世脩德必能輔君以道而可則者也取人苟不詳審則好惡必不公爲害甚大尚何世臣之有哉是以國君進

退羣臣必察于國人之論而不自恃也苟用此道則賢否判然人不可得而欺矣人君之務孰大於是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章

楊曰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爲君矣是誅一夫也何弑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有南史之筆則嗚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弑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耳

尹曰孟子爲當時而言以警戒時君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章

伊川曰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旣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楊曰此皆好臣其所敎而不好臣其所受敎故其言如此

齊人伐燕勝之章

尹曰孟子之卒不得有爲於國蓋類是也

楊曰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又曰或謂文武所謂至德以不累于高名厚利故也所謂不累于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謂不累于高名者有其二而弗辭果如此言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爲累于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其取天下何難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或又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紂是聖人

之淸者也此亦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于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之他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孟子不云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淸也會逢其適而已尹曰文王武王之用心凡以爲民也齊人之伐燕則異是矣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所以深告之而宣王未之思也

齊人伐燕取之章

尹曰湯以七十里爲政于天下而齊以千里畏人者由取之不以其道故也

鄒與魯鬨章

尹曰孟子引曾子之言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謂知所本矣民心其可強之乎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橫渠曰使民效死則政教可爲

尹曰事無理之國以求苟安豈人君之用

心哉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孟子言其正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橫渠曰所為善故可繼續而行變詐一時

君子不為人無取法也

尹曰齊人將築薛而滕文公恐孟子以太

王居邠告焉繼之以彊為善可謂能自盡

也文公恐懼而不知自強異乎太王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伊川曰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

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人循禮法而已

楊曰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太王去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亦在彊爲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從之如歸市不

知爲善而去國則民將適彼樂土矣尚誰從之哉然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不若效死勿去之爲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爲恐問救之之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國則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養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勿去之策自世俗觀之

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此說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于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所謂命

尹曰無太王之德則民不應之矣尚孰肯從之哉當是時不知民心之向背徒知强弱之相陵故孟子必以人心向背言之

魯平公將出章

楊曰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

實爲之非人之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尹曰聖賢之進退出處有禮義存焉嬖人
之賢而間毀之孟子歸之天可謂知命矣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三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伊川曰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只脩治便是了

或問曾西不爲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曰羞管仲之所已爲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楊氏曰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于施爲

如是而已其于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仲尼之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或問曰衞於王室爲近懿公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時[illegible]横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爲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于中原當

是時只爲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誠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足以爲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功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

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于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爲深取之曰聖人之于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况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仲之事蓋不暇爲矣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

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爲
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
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
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
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
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
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
豈宜爲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
不以誠爲之也今蘇州朱沖施貧度僧置

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賴以活甚衆其置物業則厚其直及其收息則視衆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爲其意正在于規利而竊譽于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況于餘人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

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論語稱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所爲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管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爲又曰自古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爲利疚而遷者

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所爲多假義而行自王者之迹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溺于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爲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

明道曰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如此則能無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又曰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所不勝而動心

伊川曰自信則無所疑而不動心公孫丑不知孟子故問　又曰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又曰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明道曰君子道宏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

知測此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

伊川曰不動心有道如數子者皆中有所主便心不動又曰北宮黝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因北宮黝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明理

明道曰北宮黝要之以必爲孟施舍推之以不懼北宮黝或未能無懼故黝不如施舍之守約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二子

各有所似　又曰北宫黝之勇在于必爲
孟施舍之勇能于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
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　或問自反而縮
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曰北宫黝似子夏
孟施舍似曾子如何曰北宫黝之養勇也
必爲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
守約也子夏之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
禮爲約故以黝似子夏舍似曾子也
又曰北宫黝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

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

伊川曰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于氣者有勇于義者君子勇于義小人勇于氣　又曰不得于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

明道曰不得于言勿求於心不可養氣以心爲主若言失中心不動亦不妨　又曰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伊川曰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又曰志氣之帥若論浩然之氣則何者爲志志爲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志至焉氣次焉自有先後　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明道曰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又曰幸氣者在志

養氣者在直內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

又曰志可不克（一無志字）則憒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義理勝氣者鮮也

又曰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又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或問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先生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心也

又曰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爲養氣者言也若

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又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爲吾使志一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一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一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因論持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蓋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爲多且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志者心之所之也　又曰孟子知言便是知道　又曰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　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伊川曰心通乎道故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較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又曰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諸已然後知言知言然後能格物而窮理伊川一本作知言始知

于格物　又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惡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如何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　又曰學者須要知言　又曰孟子養氣一言諸君宜

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明道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

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又曰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裏便見得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是如何　又曰內直則其氣浩

然養之至則爲大人　又曰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伊川曰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爾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志有所帥也　又曰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

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于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李朴字先之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又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但是約處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雖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無別途穿鑿係累自非道理故有道

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伊川曰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他剛大直不習无不利

明道曰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

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于天地之閒配義與道氣皆主于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

楊遵道錄伊川語曰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卦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于文言又曰坤至柔

而動也剛方卽剛也因問見李籲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于至剛巳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

語皆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

伊川曰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明道曰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怨以怒粗以厲噍以殺皆此類　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

氣以義否曰然　問塞乎天地之間莫是
用于天地間無窒礙否曰此語固好然孟
子却是說氣之體　又曰凡言充塞云者
却似箇有規模底體面將這氣充塞之然
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
甚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
與充塞又早却別是一件事也　又曰其
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沖漠之氣象
伊川曰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

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
及其養成浩然之氣氣與義合矣本不可
言合爲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
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
須是以人行道始得言義又言道道體也
義用也就事上便言義又曰配義與道卽
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氣儘是
有形體故言合氣者是積義所生者却言
配義如以金爲器旣成則曰爲金器可也

又曰配義與道浩氣已成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　又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　又曰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之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

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
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
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
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
氣也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
便能使氣與義合

明道曰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缺了他
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
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

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

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

此便是明善　又曰氣直養而無害便塞

乎天地之閒有少私意只是氣虧不義便

是集義疑有私意便是餒　又曰是集義

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須集義這上頭莫

非義也　又曰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

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　又曰

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于充塞天

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于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生　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爲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爲山一作義非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無不慊于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方便

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于坤卦不言剛而言方者剛則害于地道故下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無不利坤之六二只爲巳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故爲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

二是學者之事　聖賢之道其發無二但至有深淺大小　又曰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于敬勿正勿作爲也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又曰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一作敬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又曰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爲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

至於助長　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　又曰正是著意忘則無物　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事之事勿助長養氣之道當如此　又曰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又曰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

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或問伊川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于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

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也　或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

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
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
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
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于外
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因幣帛
威儀而後發見于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
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
得也須是得于已然後謂之德也幣之未
將之時已有恭敬非因幣帛而後有恭敬

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内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又曰敬以直内有主于内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

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久必別

又曰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又曰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能篤則忘廢助長于文義上也且

有益若于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柱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數句煞好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歲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明道曰孟子知言卽知道也詖淫邪遁是

觀人之言而知之亦可以考其書然本意

唯爲觀人之言也　又曰詖辭偏蔽淫辭

陷溺深邪辭信其說至于耽惑遁辭生于

不正窮著便遁如墨者夷之之辭此四者

楊墨兼有又曰自曾子守義皆說篤實自

內正本之學則觀人可以知言蔽陷遁窮

皆離本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

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葢有德者必有

言也而曰我於辭命則不能者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乃窮也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

伊川曰夷惠有異于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與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又曰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閒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

無天分不則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
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先生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以
爲武侯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不爲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巳武
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則何害又
曰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
不爲阿好而言謂其論可信也

明道曰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曲亦不至阿所好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于堯舜而觀生民以來有如夫子者乎然而未爲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也

伊川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門人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爾然三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

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惟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問夫子賢於堯舜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橫渠曰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曰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并知德者達乎是哉又曰詖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詖辭苟難近於並耕爲我淫辭放侈近于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隂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又曰四辭以溢侈偏安四字推之　又曰宰我子貢善推尊聖

人說辭冉顏善知聖人德行而言之仲尼有德且有言孟子言我於辭命爲能有所尊也

呂曰北宮黝守外形孟施舍守我氣曾子守約義　又曰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其所以充塞天地固非一日之力思無邪以養諸內行無不慊以防諸外積之有漸至于睟面盎背其充塞之驗與　又曰守約必先博學窮大必先執中致一必先合兩

用權必先反經學不博而求守約則識蔽於小故言入於詖中未執而欲窮大則心陷于大故言放于淫兩未合而求致一則守固而道離故言附于邪經未正而欲用權則失守而道窮故言流于遁　又曰蔽者見小而不見大故其辭詖如中韓只見刑名便謂可以治國此目不見大道如坐井觀天井蛙不可以語東海之樂陷者務多不務約故其辭淫如司馬遷之類汎濫

雜駁不知統要蓋陷在衆多之中不能自出如人陷入大水杳無津涯罔知所濟離者見左而不見右如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夷淸惠和皆只是一偏不能兼濟蓋將道分離開故其辭邪窮者知所避而不知歸故其辭遁如莊周浮屠務欲脫去形迹殊無歸著故其言惟欲逃避所惡而不知所向如人逃難不得其所益以窮矣　又曰仁者誠于此者也智者明于此者也反身

而誠知未必盡如仲弓是也致知而明未必能體如子貢是也惟以致知之明誠其意以反身之誠充其知則將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故曰仁且智夫子旣聖矣又曰仲尼有其德而無其位于禮嘗言而不制故或行夏或善殷或從周于樂嘗正而不作故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如有用者則以其所言制爲之禮以其所正作爲之樂故其禮貫先後聖之精義其政有不盡

乎樂集古今之正聲其德有不至乎可加損者文也不可加損者道也自百世之後觀之以比百世之王皆莫之能違此子貢所以知聖人之深謂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謝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浩然之氣須于心得其正時識取　又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他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雖難言

却須教他識箇體段始得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配義與道者將道義明出此事　或問必有事焉是持敬否曰是矜持過當否曰近之　又曰横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先生曰可知是學有多少病在大凡恭敬必勉强不安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閒須仔細體認取　又曰吾嘗習

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于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不留情也學道則異于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于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于釋氏此也

又曰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地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

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識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却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

也若指鳶魚爲言則上面更有天在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楊曰齊王不忍牛之觳觫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之也而百姓謂王爲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也不求於心則齊王誠爲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爲氣之帥則氣從之矣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又曰志氣之帥則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氣之從志則持其志可也

又曰無暴其氣者蓋蹶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氣壹則能動志故也　又曰

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氣耳故至大集

義所生故至剛氣之剛大以直養而無害

則塞乎天地之閒蓋氣之本體也氣無形

聲之可名故難言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

著明之也　又曰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

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

祥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爲害則同矣

循其固然而順養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又曰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梏于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揠苗者也曲孰甚焉　又曰養氣之道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稂莠之傷助之長則揠之而稿矣其說是也然將

不舍而耘之則宜奈何與夫助之長者又何辯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愼擇也問伊川先生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如何曰事說勿正則可心說勿正則不可伊川讀書直是不草草他議論方是議論又曰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爲一句養而無害爲一句或曰明道曾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直養伊川堅云先兄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莫不妨曰嫌于將一物養

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他說話須是與他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助長當如何著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有天下曰只看顔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有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力量不同

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寛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而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爲之時人固巳心悅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如何　又曰論伯夷之淸則聖人之淸也柳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至於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巳尹曰孟子當一國之任行至聖之道而無所動心故公孫丑以爲過于孟賁之勇孟

子因言北宮黝之必爲孟施舍之不懼曾子子夏之徒養勇以不動其心及夫告子之不動心是非優劣以告公孫丑而又言巳知言養氣之說詳焉雖然北宮黝之徒能養勇耳未知道也孟子則知言而養氣知言者知道也養氣者合理也知道則是非無不判詖淫邪遁之害無不知齊國之任不足爲矣苟或不能知言而養氣則必動其心動其心則發于政而害于事矣

雖然至德難言也故孟子推尊孔子而自
以爲不能至于聖人則不敢居焉歷論古
聖人無以加者孔子而巳矣臣聞之師程
頤曰孟子養氣之說學者所宜潛心也所
謂浩然之氣者天地之正理吾之所固有
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其體則名曰
道其用則名曰義學者能識之然後可以
養之不養則爲私心所蔽而餒矣夫帥氣
者在養志養志者在直內養之如何必有

事焉不可正也不可忘也不可助長也主一而已直內而已存而勿失而已如是則集義而能配義與道施之則充塞乎天地之間斂之則退藏于密眞學者之要務也

或問晁以道言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畀孔子者也如何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

尹曰王霸之優劣如此此而當時之君莫能爲此天下之所以不定于一也

孟子曰仁則榮章

尹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國家閒暇般樂怠傲不脩政刑雖小國必侮之矣禍福無不自巳求之者孟子引詩云自求多福可謂知言矣

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伊川曰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巳有廛稅更

不征其物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稅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稅無此二布　又曰順天爲政者天吏也

呂曰奉行天命之謂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故湯武得天吏之稱

尹曰士皆願立於其朝商皆願藏於其市旅皆願出於其路農皆願耕於其野民皆願爲之氓如是則鄰國之民仰之如父母而無敵於天下又何疑焉然則安可使之

不願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伊川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

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

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

俄而至于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

好殺豈人理也哉　又曰惻惻然隱如物

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其顙有

泚推之可見　明道先生見謝顯道記聞

甚博謂之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顯道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惻然有隱于心）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

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明道曰羞惡則有所不爲知所止乃義之端　又曰仁義禮智信于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一作更有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即

東西卽西則無一有信不字

或問伊川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却無信爲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乎只爲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草在四端之閒　疑曰不如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旣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又曰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又

曰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又曰人皆有是道惟君子爲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呂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忍之則憯怛而不安蓋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謀

慮所及非勉强所能彼忍人者蔽固極深
與物隔絕故其心靈梏于一身而不達于
外爾

謝曰人須是識其眞心見孺子將入井時
是眞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　又
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
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
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

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卽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卽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卽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也故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卽著循字不得

游曰惻者心之感于物也隱者心之痛于中也物之體傷于彼而吾之心感應于此

仁之體顯矣故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見其全不忍見其傷而況於民乎況於親戚乎故惻隱之心莫隆于親而民次之　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自然之序也彼愛無差等者失其本心也已　又曰惻隱痛傷也傷在彼而我傷之痛在彼而我痛之傷痛并自外至也因心則然此惻隱所以爲仁之端也至于充其心體之本然則萬物一體矣無

物我之間也故天下歸仁焉

或問何以知仁楊氏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之自見且孺子將入于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耶曰出于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于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

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聖人之僞眞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名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疏闊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爲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僞爲也

又曰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一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亦無先

後之文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可謂不知道德仁義禮者之言也謂禮爲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爲禮者之弊耳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何豈有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末之者其意欲民還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樸不亦善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

而已非能有所增益也故禮行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禮則天下亂矣若去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乎惟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

尹曰人之有是四端得于天者然也苟能推不忍人之心以及民則民歸之如父母矣苟不能推此心以及民則不足以事父母況其他乎非失其本心而何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尹曰人之擇術不可不愼也如此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明道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百世之師也

伊川曰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又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其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又

曰樂取于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乃公也

横渠曰君子爲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而巳共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巳不忘則訟焉共悅之者善雖在巳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之謂達善達不善

謝曰子路百世之師揀難制捨底要不做

便不做故孟子將來與舜禹作一處舉揚

尹曰有過而不能改吝也喜者改而不能

吝巳而從人此其所以爲大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伊川曰思與鄉人處此孟子拔本塞源

又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

之語其弊至此　又曰夷惠其道隘與不

恭乃心何罪　又曰孔子之時道雖不明

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

子之時道益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本塞源不能也

楊曰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爲百世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又曰伯夷柳下惠之風足以廉貪敦薄故可爲百世師論其學則

必至于隘與不恭此君子所以不由也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是甚力量

尹曰孟子謂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而又曰隘與不恭者何也孟子非謂夷惠爲聖人也得聖人之極清極和者耳夷惠之清和聖人清和也而其流之弊必至于隘與不恭故孟子立教拔其本而塞其源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四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尹曰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章

楊曰夫孟子將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爲其名之故不往明日出弔葢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不諭其旨況餘人乎此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大

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閒是之謂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于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士於斯時有不爲臣之義時君苟無尊德樂義之誠心不足與有爲則雖欲亟見之且不

可得況得而名之乎

尹曰君子之行止進退衆人固不識也類皆如此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章

尹曰君子之辭受惟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章

尹曰王於距心皆知其罪而莫能改也

孟子謂蚳鼃章

尹曰進退久速皆當於理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章

尹曰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尹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盡夫孝心而已矣

沈同以其私問章

楊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而遂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于係累其子弟而後

燕人畔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非也

尹曰惟義可以伐不義不然君子不與也

燕人畔章

伊川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爲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如此然有差等矣　又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

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
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呂曰周公不知管叔將畔而使之周公之
過也周公之心以弟待兄度其必不畔親
親之恩過厚爾若求無過則宜如舜之使
象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

伊川曰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
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爲拒之曰王之

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耳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尹曰繆公之待子思惟恐子思之不留也泄柳申詳之事繆公惟恐公之見棄也孟子之進退則子思之徒也而客之言不出於子思繆公之事故孟子不應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伊川曰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

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于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此誠之不詐也

楊曰考槃之詩曰永矢弗過說者曰誓不

過君之朝非也矣陳也亦曰未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以是問常夷甫之子立立對曰古之人蓋有視其君如寇讎者此尤害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以爲君言之也爲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之若君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賢者退而窮處爲可罪夫苟一日有悔過遷善

之心復以用我我必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　又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爲善何以見語之曰齊王只是樸實故足以爲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于孟子其樸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尹曰易卦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孟子可謂盡此理矣尹士貞足

以知之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伊川曰時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默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他又云大數則是然不消催促他

明道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聖賢之言氣象自別又云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

尹曰道之行與不行亦時而已聖賢自任之重如此何不豫之有

孟子去齊居休章

横渠曰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嘗遽受其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臣使之

尹曰進退辭受不可以無義



